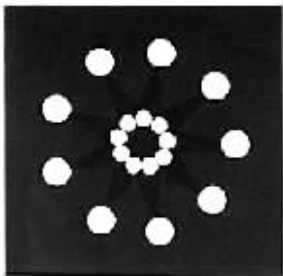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孙武



武昌起义前期准备的印章、旗帜、钞票。



百年辛亥风云·武昌首义·历史背景

意外中的孙武第一爆

10月9日这天,武昌城内一般人群情绪骚动,显出莫名的慌张,也有老百姓搬到城外,投奔乡下亲戚。

这天中午,孙武在汉口望善里的一楼房中试验炸弹,说他不小心也罢,说他过于小心也罢,总之他竟把试管撞破了,药水滴在炸药中,顿时轰然一声,大事不好了,孙武本人给轰击得满面是血。

站在楼下的印度巡捕,满腹猜疑,遂闻声上楼,孙武的朋友见势不好,也真是急中生智,慌忙将大衣盖在孙武头上,佯称病人急症要送往医院,匆匆遁去。

巡捕上楼后看到一片狼藉,还有堆积的军装,存储的上百枝长短枪,情知不好,于是层层上报,随即湖广总督瑞澂也晓得了,于是派戈什(武弁)四出缉拿可疑之人员。

共进会的头领出事,所为何来呢?

说到鄂军的革命团体,也即武昌革命团体的源流,简言之,其变异如次:日知会→群治学社→振武学社→再变为文学社。

熊秉坤先生说,辛亥革命的远因甚多,可总括为欧力东渐一语,戊戌政变,实已开其端倪。等到铁路风潮起,天意授汉,彼时湖北革命团体之最大者,就是共进会与文学社。

日知会系1905年,刘静庵、曹亚伯等创立,会员分布于军界、新闻界、学界、宗教界。次年,中山先生派胡瑛、朱子龙等赴汉,联络日知会起义,不意事泄,会员骨干多被张之洞逮捕下狱,团体遂告解散。

群治学社,本由湖北军队同盟会改组而来,也即黄申蓆、杨玉鹏等主其事,事在1908年底,1909年初。其宗旨,“本社以集合多数知识、研究学问、提倡自治为宗旨”。

文学、共进会之联合,在辛亥旧历四月中旬,也就是武昌首义的四五个月前,刘尧澂(刘复基)、王守愚找至共进会协商。经多次多人翰旋,才正式联合,两派联合后,在阳夏设立支部,以胡玉珍为四十二标总代表,汉口郑北兰寓所为支部交通处,汉口集会在范明山寓所,汉阳集会在陈德元寓所。

蒋翊武所在的文学社与孙武的共进会的源流不同。其中,文学社整体加入同盟会,辛亥革命爆发,以破坏告终,急于从事建设,改组政党,因与同盟会宗旨相符,公议全体加入,将文学社名义取消。另,据尹呈辅回忆,当时他在湖北陆军小学第二期肄业。在辛亥年二月,由孙武先生介绍入同盟会,从事革命工作,遂得参加首义。这是文学社、共进会与同盟会血肉密切的关系之铁证。

两会联手之际,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,武汉党人,几乎半公开渗透部队,当时两湖革命空气弥漫,发难时机日益迫近。

起义形势迫在眉睫

孙武试验炸弹不幸引爆,起义的企图瞬间暴露。而就在这一天,文学社的蒋翊武也在和刘尧澂(刘复基)商量起义的事,因居正、宋教仁、黄兴未到,说话间提到黄兴从香港拍来的回电,黄兴的意见

武昌首义爆发前形势的顿挫

文\伍立杨

是联络十一省同时举事,因此武昌举义事项须推迟等待,但这时步、马、炮、工、辎重各营的代表以为谣言满天,形势迫在眉睫,若不立即动手,恐将噬脐莫及。

武汉方面商量的结果,是改期为10月9日夜半,不料这天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界宝善里试验炸弹,爆裂负伤,被俄警闻知,入宅搜索,导致文告、名册、弹药、印信、旗帜等一概搜去。当晚,武昌小朝街张廷辅家亦被破获,捕去十余人,彭、杨、刘,以及蒋翊武、龚霞初、陈达五均被逮捕,稍后彭、杨、刘三烈士遂遇害。

于是预定计划之9日夜未能发动。但在这天夜晚各位同志,仍枕戈待旦,准备通宵,因交通阻滞,致传达命令之人未能送到。至10日早晨早操,二十九、三十两标同一操场,正操练时,张彪派其马弁数人至操场将张廷辅捕去,吴醒汉与张廷辅所在的三十标,蔡幼香二十九标,同在操场,目睹情状,愤不可遏。收操回营后,万分难过,因局势益紧,严禁各营官兵互相来往,消息不通,别无善策,而且稍加思索,即可知道他们这些人都在索捕之列。

起义前的不利因素,就是孙武试验炸弹失败,随后刘复基、龚霞初等人被捕,牵涉到指挥机关被破坏,指挥者在荒乱中逃走。10日早晨,清吏即关闭武昌城门,禁止出入,并出告示:按名册捉拿,就地正法。此告示一出,各同志人人自危,达成共识,与其坐以待毙,不如一死图之,故这天晚间工兵营之枪声一响,驻城内外军队之同志,同时响应,数小时之间,城内之要隘,尽行占领。

举义前夜的重大变故

武昌起义举事前惊变,哪有空等着您俾变的呢?出了令人扼腕的茬子,但出茬子未必不是好事。

中午饭后邢伯谦急告蒋翊武,孙武炸弹试验失手,瑞澂已在布置逮捕,蒋翊武一听,半句话说不出,精神一下委顿下来,刘尧澂见此可怕情形,就说不能再等,再等就是等死,他提议当晚起事。于是仓猝作出决定,8月18日(1911年10月9日)本军于夜十二时起义,兴复汉族,驱除满虏。约以炮声为号,命令涉及工程营、二十九标一部、三十标、四十一标、三十二标、马队八标一营、辎重十一营、工程十一营、卫生队、四十二标等部队,各各分派任务。

本来说要推迟时段,现在突然又决定今晚(10月9日)发动,此时已是下午五点。随后蒋翊武去找王宪章,安排各要点的炸弹运送,然后他即前往长湖堤西街的龚霞初家中,约到一千朋友,又往小朝街走去。不料在街上被一可疑人员跟踪,到了机关部门口,张廷辅的岳父开了门,王宪章他们却找不到蒋翊武了。

这时候是晚间八点钟,叫了一个唱戏的在楼下掩护,刘尧澂、龚霞初等在楼上密议。这时又有人以暗号方式拍门,打开一看,是彭楚藩。过了一会儿,蒋翊武也来了。九点钟,王宪章也回来,对蒋翊武说,刚才出门就是为了到外找他,蒋翊武说只等炮声一响就起事。刘尧澂又从夹墙中拿出炸弹给众人看,这时各党人接踵来到机关部,于是大家换装预备。有的人甚至手舞足蹈,幻想胜利后的美好情景。

时间不快不慢,这时已接近子夜,一班人从窗口看见一轮明月在空,照得大好河山,纤尘不染,当中有人大发感慨,说道“今夜月色的意思,照得各处都是亮的,是要告诉我们无处不是汉族的土地,这样看来,天予不取,一定反得其咎”(咏簪《武昌起义两日记》第二章)。

无声的月光仿佛传达一种无言的启示,他们决定加快行动。然而,就在这当儿,一个姓杨的跑进来,说是运送炸弹的杨鸿盛出事了!

原来杨先生用篮子提着炸弹,上面覆着大白菜叶,亟亟往工程营方向走去,走到门口,看他匆促紧张的样子,警卫生疑因而伸手拦他,一边动手去翻搜他的菜篮,杨先生见势不妙,陡然间慌乱起来,下意识抽出一个炸弹,就向警卫掷去,这炸弹并未炸着警卫,反而反弹回来,将杨鸿盛自己炸得满面是血,情急之下,他也顾不得许多,转身就没命的跑……这一变故,事关重

大,是一个枢纽关节,直接影响大局成败,然而指挥部的人却认为不要紧,因为此时已是十一点半,只消再过半小时,那牵动全局的炮声就会轰响。

他们一班人还在那儿踌躇满志,却不料,孙武炸弹误爆,杨鸿盛炸弹仓促引爆,加上开会时可疑人员的跟踪,一系列事先策划时料想不到的意外,导致清兵已陆续出动。指挥部悄然被围,警兵与武弁直扑指挥部,破门抓人来了。他们围在张家屋外,把大门打得山响。刘尧澂身手还算敏捷,他一把拉开门,抓起几个炸弹,就从楼梯口接连向那些人抛去,不料虽然听到轰响,却未能将对方炸倒,原来他们为了避免孙武的炸弹事故,谨慎起见,炸弹的门钉已抽出,所以爆力很小。刘尧澂双拳难敌四手,遂被捉拿。彭楚藩从后窗跳下,就给一群军警围住,他情急喊道:我也是来捉人的,你看到没?我是宪兵!军警将手灯一照,见他是个宪兵装束,才不作声了。楼下张廷辅的妻子、仆人都被捕走。

原定的午夜鸣炮作为全面行动的起点,就这样意外打破了,武昌举义前夜的意外,可以说是意外中的连环套,乱象纷呈,能否乘乱破解呢?蒋翊武也被抓住,他谎称自己只是一个围观者,军警也不信他,把他关在花园,那军人看他们长袍马褂,像是教书先生,遂到前面打电话,蒋翊武立即翻墙逃脱。

咏簪先生叹道:“娲皇无术,情天莫补;精卫有心,恨海难填”,就是针对辛亥革命前夜的重大变故而发的。

原定的十二时起事,毫无动静,各部队等得焦急,又已过了漫长的三个钟头,这时已是凌晨三时,原来其间又有料想不到的事,在十二点钟前,步、炮、辎重等营中,接到了张彪的油印传单,警告各营官兵不得轻举妄动。

清廷的鹰犬在部队发送传单,而在机关部派往炮队送信的人,却一出门就浑身战栗,好像满街都有眼睛在盯他,又看到兵营的门关着,干脆转身跑到他亲戚家躲藏去了;至于命令传送,给他忘到九霄云外,兵营中因各处炮声哑然,一时不知何以自处。这样眼巴巴望着,直到天天亮还没有丝毫动静,这时已是10日的早晨了。

头一夜抓到的军中革命党,由总督瑞澂审理,但这家伙被党人历年的暗杀吓破了胆,自己跑到卧室中躲起来当缩头乌龟,却叫他的参议、也是督练公所总办的铁忠,武昌知府双寿,公所文案陈树屏这三人出面,在会议厅代他审讯。

其中,审理彭楚藩时,也问得怪。铁忠问他,是否革命党,彭先生答道,不错,正是!又问怎么地便要革命,彭答:我且问你,我们汉族的江山,被你们这些满鬼蹂躏这些年代,怎么还不革你的命?铁忠噎住,呆了半晌,说道:我看你的样子,本是一个宪兵,你只怕不是革命党吧!彭先生当下大怒,说道:你说我是不是,我就不是吗!我只晓得以排满为宗旨,你说我是什么?

这一天夜里到天明,挣扎中的专制王朝杀了三个党人,彭楚藩、刘尧澂(刘复基)、杨鸿盛。至于龚霞初、牟鸿勋等人,则枷送江夏模范监狱中去了。辛亥革命的前夜,出了三大英雄彭、刘、杨。烈士被害前各有留言:

彭楚藩烈士:要杀须便杀,何必多讲,唉,只是你们这些满奴呵!

刘尧澂烈士:同胞们,大家努力,唉!可怜我这造孽的同胞啊!

杨鸿盛烈士:好,只管杀,我只怕你们也有这一天呢!



汉口长清里九十五号共进会秘密总部。